

锂生产商业绩“超预期”、股价大幅攀升——

动力电池需求激增“盘活”全球锂市

■本报记者 李丽雯

近日,全球多家锂矿开发商陆续公布2020年业绩报告,智利锂生产商SQM、美国锂生产商Albemarle以及Livent等锂业巨头去年全年营收均超出预期,行业内主要公司股价也迎来了一波大幅上涨。在电动汽车领域对锂电池需求强劲的推动下,去年下半年至今,一度供应过剩的锂市场迎来转机,乐观情绪逐步蔓延市场。

主要锂生产商业绩“超预期”

作为全球第二大锂原料生产商,智利SQM公司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第四季度净收入6700万美元,较2019年同期的6690万美元小幅上涨,较去年第二季度仅为4500万美元的净收入则出现了明显上涨。尽管从全年来看,该公司全年收入较2019年有所下跌,但SQM首席执行官Ricardo Ramos认为,去年能够获得这一结果已十分乐观。“因去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生产运营均受到了一定打击,但经过努力,去年年度业绩还是超过了此前预期。”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锂原料生产商Albemarle也发布去年年报称,2020年该公司净利润达到8460万美元,尽管同比2019年下降约11%,但这一结果也已“超出此前的最好预期”。Albemarle首席执行官Kent Masters指出,去年第四季度,该公司表现十分稳健,正逐步走出疫情所致的行业低谷。

受到“超出预期”的业绩结果影响,主要锂原料生产商的股价也纷纷“水涨船高”。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截至今年2月,SQM的股价已经一路从30美元上涨至57美元,而Albemarle的股价也从2020年上半年的88美元上涨至162美元,涨幅均接近一倍。另外,美国企业Livent、Piedmont,中国的天齐锂业等主要锂原料



供应商的股价近期也都迎来了大幅上涨。油价网援引分析师的话称,受益于全球范围内电动汽车及储能电池的强劲需求,从中长期来看,全球锂价仍有较大的上涨空间,这也将直接对全球锂生产商的股价带来支撑。

电动汽车需求成主要推手

在绿色投资热潮席卷全球之时,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宣布将开始“造车”,力图在电动汽车市场“分一杯羹”。截至目前,苹果、微软等传统科技巨头均已宣布将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通用、沃尔沃等传统车企也表示将在未来数年里实现全面电动化。

受到强需求推动,主要锂生产商相继宣布扩产,同时也在积极“跑马圈地”,试图抓住这一市场机会。去年12月,SQM宣布与韩国电池巨头LG能源解决方案签署一项长期供应协议,将为特斯拉、通用

汽车等车企提供动力电池。Albemarle也于近期宣布将公开筹集资金13亿美元,意在扩大该公司在美国、澳大利亚、智利以及中国的业务版图。

根据行业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此前发布的预测,未来15年里,随着全球交通领域电气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锂、镍、钴、铜以及铝等金属材料领域的投资规模至少需要达到1万亿美元。从今年至2026年期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计将以21.1%的复合增长率不断上涨。

市场研究机构Roskill信息服务则预测认为,多重因素推动下,在终端用户领域,每年碳酸锂的需求将增加28万吨。

锂价上行预期强劲

油价网数据显示,2020年初至今,全球锂市场已走出供应过剩的局面,碳酸锂价格涨幅达到70%以上。

事实上,早在2017年前后,受新能源汽车行业兴起等因素影响,全球锂价就开

始快速上涨,但随后因澳大利亚、智利等国主要生产商陆续加码扩产,锂价又于2018年初进入下行通道,全球锂市场更是出现长达两年的供应过剩。如今,随着传统车企及新兴科技企业的加入,动力电池需求猛增,全球范围内锂原料需求已愈加高企,进而推动锂价再度快速上涨。

市场研究机构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磷酸铁锂电池需求激增,今年1月,中国碳酸锂价格同比上涨了40%以上,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锂价的重要支撑。该机构锂行业分析师George Miller指出,本轮锂原料价格上涨不仅影响到了中国本土市场,目前南美、澳大利亚等主要产地锂原料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浮。

在此情况下,业内分析师普遍认为,未来数年里,全球电动汽车产销量的提升将推动锂市场进入新的上升周期。

George Miller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指出,目前业界对于锂原料需求的上涨幅度已超过了供应速度,这也将为市场带来积极预期。



更新目标、推行立法、改善市场环境——

全球地热能开发悄然“升温”

■本报记者 王林

今年以来,地热能开发在全球“流行”起来。印尼、秘鲁、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相继调整了地热能开发利用政策,为进一步优化各国在该领域的市场环境铺平了道路。

相较于太阳能和风能,地热能的表现并不亮眼,但这并没有影响地热能丰富的国家发展地热能的信心。事实上,鉴于其安全可靠、无污染、低噪音等诸多优势,地热能已经成为清洁能源领域不容忽视的一员。

■印尼提升发电装机目标

印尼政府日前表示,地热能是实现其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关键要素,计划2021-2024年间,对印尼国内20个拥有地热能资源的地区进行勘探,包括爪哇、巴厘岛、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岛等,估计这20个地区的地热能开发潜力约683兆瓦。

1月中下旬,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启动了“2020-2029年电力供应商业计划”草案的制定工作。该计划旨在到2029年,将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23%,其中,地热能新增发电装机为3552兆瓦。

2月初,印尼确定了6个新的地热能资源区。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热局局长Ida Nurayatin Finahari表示,截至去年底,印尼地热能资源潜力达2.38925兆瓦,拥有总装机为2130.7兆瓦的16个地热能发电站。“我们预计从现在起不超过10年,就能成最大的地热能应用国,并拥有最多的地热发电装机容量。”

不过,印尼地热协会指出,如果要完成23%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目标,地热能新增发电装机到2025年应达到7200兆瓦,到2030年应达到1万兆瓦。“我们认为,即便是3552兆瓦的新增装机,也只是书面上的理想条件,如果地热能行业不经济且电价不具备竞争力,加上复杂的规章制度等问题,3552兆瓦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该协会主席Priyandaru Effendi表示。

■秘鲁立法鼓励投资

秘鲁强化地热能利用的新版可再生能源发展法案,也于1月底初露端倪。秘鲁国会议员Alberto de Belaunde向国会正式提交了PL 6953/2021号法案,其中明确强调了秘鲁南部地区非常规地热能投资开发的重要性。

虽然法案细则并未公开,但基于已知信息,该法案围绕秘鲁非常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NCRE)展开,将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以实现到2030年20%的清洁发电最低目标、到2040年50%的清洁发电最低目标。目前,秘鲁约有45%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预计该法案生效后的120个工作日内,地热能将正式纳入NCRE。

法案建议在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莫克瓜和塔克纳地区投建地热能项目。秘鲁政府估计南部地区地热能潜力达4000兆瓦。2月初,秘鲁能源和矿产部已与上述3个地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和对话,将围绕地热能展开4个方面的调研,即评估区域

内能源需求规模;评估地热能项目开发成本、环境影响和就业前景;评估区域电价影响程度,以避免向民众收取附加费或适当提供相关补贴;商讨中央政府可能提供的财政、税收等多方面支持。

■多国进一步调整相关政策

近期进行地热能开发政策调整的国家还有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于1月底公布了新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为该地热能行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土耳其地热发电投资者协会指出,新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对于消除不确定性、启动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对地热能部门的再投资非常重要。

阿尔及利亚则于2月上旬公布了一份新的国家地热能资源地图,详细介绍迄今发现的地热田清单和温度图。阿尔及利亚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委员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240-280处地热能资源,并强调地热能对国家能源结构中应该拥有一席之地。

此外,希腊对地热能开发兴趣也在与日俱增。该国米洛斯岛拥有丰富的地热能资源,估计潜在地热能发电能力接近120兆瓦,这使得希腊政府已将地热能视为国家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希腊制定的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希腊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达到35%,届时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7.7吉瓦、风电装机将达7吉瓦、水电装机将达3.7吉瓦,地热能发电装机将达100兆瓦。

■多元化利用仍存挑战

不过,尽管全球多国开发地热能的积极性很高,但面临的挑战仍然不少,包括技术风险、金融和投资难题、政策支持等。

例如,印尼为了加速推进地热能规模化应用,正在就地热能需求前景、电价走势、社会认可度、成本效益等关键问题展开可行性研究。据了解,印尼政府计划通过激励机制、固定关税、勘探费用补偿等方式,为地热能资源开发创造有利条件,并与利益相关方进行联合研究和技术知识共享,以鼓励更多企业投身印尼地热能开发。

希腊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于土地应用受限以及地热能开发经验不足,这些都需要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据了解,希腊目前已知地热田位于从Evros到Strymon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一直对开发地热能具有抵制情绪,从而给土地征用造成了一定阻碍。此外,希腊北部拥有大型地热田的地区还普遍存在气候风险认知缺乏、地热开发技术和经验不足、资金严重短缺、整体行动力不足等问题。

业界普遍认为,期待看到地热能多元化利用加速,但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拖累地热能开发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将严重制约其成长速度。对于如何发展这个“潜力股”,地热能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从政策保障、市场培育、标准制定、风险管控等多方面促进该行业的提质增效。

关注

全球炼油业 蹒跚复苏

■本报记者 仲蕊

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炼油业产能及利润骤降,致使众多炼油商不得不持续关闭炼厂以节约成本,避免进一步亏损。尽管目前多个地区的疫情有所好转,但业内普遍认为,在旅行限制放宽和国际客运航空业务恢复之前,全球炼油业复苏仍将步履蹒跚。

炼油利润率持续低迷

据油价网报道,作为构成全球石油市场的重要部分,航空燃料的需求仍然受到国际旅行限制的严重压制。除了航空燃料,其它燃油需求也恢复缓慢。彭博社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墨西哥的汽油消费量跌至8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而巴西的柴油消费量则跌至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炼油商的利润也难有起色。路透社市场分析师John Kemp表示,与2020年春季以来最糟糕的情况相比,近几个月,炼油利润率确实有所上升。但Kemp预计,航空燃料需求在2023年之前不会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鉴于新建产能和航空燃料需求的下降,可能会有更多炼厂被迫关闭。

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石油研究副总裁Ann-Louise Hittle表示,从全球来看,未来炼油业面临着“艰难而又漫长的”复苏之路,在需求提振不足的情况下,利润率无法获得提高。

据JBC Energy公司炼化部门主管Kostantsa Rangelova预计,未来几年内,全球可能需要关停多达400万桶/日的炼油产能,才能推动炼油利润率反弹。

此外,目前亚洲柴油供应过剩也进一步压低了炼油业的利润率,加上近日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炼油业的原材料成本也随之高企。

传统炼厂生存危机加剧

油价网认为,由于炼油利润低迷、地区竞争激烈以及对交通燃油长期需求下降的预期,小型或老旧的传统炼厂将在行业竞争中被逐步淘汰。例如,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2月表示,该公司将关闭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的Altona炼油厂。bp也曾表示,将于今年4月关闭位于西澳大利亚的Kwinana炼油厂。

据业内分析,位于澳大利亚的炼油厂不断被关停,一方面是由于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规模小、过于老旧,从而无法与亚洲炼厂竞争。

“老化、落后、低效的炼油厂,已经无法和当前拥有最新技术的高效炼油厂相抗衡。从澳大利亚的市场来看,进口产品反而比本土炼化更有竞争力。”IHS Markit主管Rob Smith表示。

油价网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后,与石化企业合并的新型、更大的炼油厂可能会对较小的炼油厂构成压倒性的竞争。而事实上,这些老式传统炼油厂甚至在疫情暴发前就在艰难地尝试扭亏为盈。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和亚洲地区的新建产能也将给其他地区的传统炼厂带来竞争压力。彭博社指出,亚洲许多地区新建的超大型炼厂,通常设有综合石化装置,可以从同样的原油中以更低的成本提取更大份额的有价值产品,这将令欧美许多老旧的传统炼厂面临巨大挑战。

另据标普全球普氏报道,伊拉克、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目前也都在提高下游炼化产能,预计到2025年,海湾地区将有约200万桶/日的新炼化产能上线。

欧美炼厂“拖后腿”

彭博社指出,此前欧洲的炼油厂每天可以生产数百万桶燃料,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但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后,这些炼厂的加工水平已远远落后于亚洲同行。

伍德麦肯兹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洲大陆的炼油产能将比2019年下降15%-20%,这一降幅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炼油地区都要大。伍德麦肯兹分析称,在2021-2023年间,欧洲约9%的高成本炼油产能,相当于140万桶/日面临关停威胁,到2023年可能有2/3的炼油厂亏损运营。

伍德麦肯兹分析师Mark Williams表示,受疫情影响,欧洲封锁一再延长,致使欧洲的交通燃料需求受到巨大打击,此外,库存高企和柴油类燃料进口受限等因素也持续影响欧洲炼厂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东和亚洲地区炼油产能迎来反弹,但业界认为,增长的产能并不足以抵消欧美地区的下滑。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炼油产能去年以来整体下滑,其中一半以上来源于美国炼油厂的大幅减产。